

# 新疆烤包子

四、五月間，走在烏魯木齊的大街上，空氣裡，是沙棗花的香，烤羊肉的香，烤囊的香，還有烤包子的香。

我這裡要說的，是烤包子。走過大江南北，印象中，包子幾乎都是以蒸為主。烤包子？聽著都稀奇。如同烤羊肉串，烤囊一樣，烤包子遍佈烏魯木齊的大街小巷。隨意走在一條街上，就能看見街邊有立著一個叫囊坑的爐子。在一爐包子要出爐前，會聽到烤包子師傅扯開嗓門，拖著長調吶喊：依布拉克？○利克斯拉木包哎……據說，這個依布拉克？○利克斯拉木是幾百年前的一個名廚，他做的烤包子飄香西域，於是後人就沿用他的名字，來招攬食客。悠長的聲音，彷彿穿越了遙遙的歲月，來到了幾百年前的西域。尋常陌巷裡，一條土路的街，蜿蜒著，伸向柴門深深處，一株開滿巴坦木花的樹下，是賣烤包子的小攤。烤包子的西域人，定是留著兩撇小鬍子吧，他的肩頭，搭一塊白色粗布，站在泥製的囊坑旁，笑意盈盈地吆喝著他的生意。他的生意真紅火呀，吸引著絲綢之路上南來北往的商客。甚至，遠道而來的波斯人，都被他的烤包子的香味

饒住了，迫不及待地止住腳，拴駱駝於巴坦木樹下。烤包子，成了他們風塵僕僕的漫長旅途上，最貼心最溫暖的慰藉。

一陣吆喝完畢，烤包子師傅掀開蓋子。如鍋口大小的爐子口裡，頓時，冒出一股股熱浪，香氣撲鼻。他從囊坑裡，一個個取出烤包子，整齊地碼在盤子裡。剛出爐的烤包子，極具誘惑力。它的形狀，不同於一般的包子，是長方形的，金黃脆亮，飽滿瓷實。咬一口，皮，薄，焦脆，肉鮮嫩，濃郁的香，纏繞齒間，令人回味。羊肉洋葱，混合著孜然胡椒的芳香，這是維吾爾族美食特有的味道，也是新疆特有的味道。

維吾爾族人非常喜歡烤製麵食，幾乎家家戶戶都有烤箱。烤包子是他們喜愛的一道美食，也是新疆旅遊業的一張名片。來新疆旅遊的內地遊客，初次吃烤包子，也許不習慣它的膾味。但吃過幾次，一定會愛上烤包子。

烤包子的做法其實很簡單。麵皮是死麵，皮薄，餡料是羊肉丁，羊尾巴油丁，摻入洋葱丁，再放孜然、胡椒和鹽攪拌而成。包時，四角對折成方形。生包子入爐，要貼在灑過水的囊坑壁上，十幾分鐘就可出爐。烤包子吃多了，會起膩。所以，吃烤包子再配合一壺磚茶泡的茶來喝，可解膩，消食。

代蘇蘇欽的「簾虛日落花竹晴，時有乳鳩相對鳴」、楊基的「徐行不如山深淺，一路鶯啼送到家」，這些詩句所見略同地突出了鳥啼這一特徵，繪聲繪色，聲色俱佳，有動有靜，動靜相宜，使人有身臨其境的感覺，似乎鳥兒歡快的啼鳴就在眼前，真有物我合一的意境。在眾多描寫鳥啼的詩句中，宋代詩人陸游《鳥啼》詩值得一讀，詩云：「野人無日曆，鳥啼知回時；三月閏子規，春耕不可遲；三月聞黃鸝，幼婦憫蠶飢；四時鳴布穀，家豈無上簷；五月聞鷓鴣，苗稚憂草茂……」詩人把鳥鳴和農事耕作聯繫起來，給人以啓迪。南朝梁的詩人王籍的「蟬噪林愈靜，鳥鳴林更幽。」道出了詩人對鳥鳴的獨到感受，膾炙人口，歷久不衰。

逢鳥感懷，同時鳥兒，由於處境、心情、視角的不同，詩人們所流露的情感也不盡相同。前蜀詩人韋莊的詠燕子詩：「去歲辭巢別近鄰，今年空草堂新，花間對語應相同，可是村中舊主人？」詩人通過描繪一對燕子歸來尋訪舊主人的情景，以表達留戀故國的思想情感。宋代詩人魏野曾在一首詩中借啄木鳥的無私胸懷，來表達人類的願望：「平林蠶如盡，一腹餒何妨。」唐代李白把鳥視為自由的化身，他所寫的「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裡。」描寫了大鵬鳥的雄姿和超人的力量，抒發了自己高傲的豪情壯志和對自由的嚮往。唐代白居易的三十句《燕詩示劉叟》詩：「樑上有雙燕，翩翩雄與雌。銜泥兩椽間，一巢生四兒。四兒日夜長，索食聲孜孜。須臾來往間，猶恐巢中飢……」詩人以鳥喻人，聲音清脆，謳歌了尊老愛幼的傳統美德。宋代李彌遜的《春日即事》：「車塵不到羅地地，宿鳥聲中自掩門。」流露了寂寞憂傷的情感，讀來令人同情。

鳥兒是人類的朋友，詩人們對鳥一往情深，愛鳥之情屢見於詩句之中。白居易以擬人化的手法，真情地盼望著人們愛護鳥：「誰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勸君莫打三春鳥，子在巢中盼母歸。」歐陽修主張讓鳥類回歸自然，反對籠養，正如他在《畫眉》詩中所寫的：「百轉千聲隨意移，山花紅紫樹高低。始知鎖向金籠聽，不及林間自在啼。」蘇東坡牢記其母「花在樹則生，離枝則死；鳥在林而樂，離群則死」的教誨，一次其朋友送給他一對籠養鳥，便將這對鳥兒放歸自然，並給友人寫詩道：「終日鎖筠籠，回頭翠翠耳，誰知聲嘩嘩，亦自意重重，夜宿煙生浦，朝鳴日上峰。」蘇東坡牢記其母「花在樹則生，離枝則死；鳥在林而樂，離群則死」的教誨，一次其朋友送給他一對籠養鳥，便將這對鳥兒放歸自然，並給友人寫詩道：「終日鎖筠籠，回頭翠翠耳，誰知聲嘩嘩，亦自意重重，夜宿煙生浦，朝鳴日上峰。」

讀罷這些詠鳥的佳詩妙句，不禁想在創建友好生態型社會的今天，百鳥啼鳴將更為美妙動聽。



# 吃筍

吃筍在我國有悠久的傳統。《詩·大雅·韓奕》說：「其糝維何，維筍維蒲。」可見自古以來，就視竹筍為上好的蔬菜。到了唐代，設立專員管理植竹，據《唐書·百官志》記載：「司竹監掌植竹葦，歲以筍供尚食。」

李笠翁在《閒情偶寄》中談到飲食首推蔬食，蔬食裡又首推竹筍。他很執著地說：「此蔬食中第一品也，肥羊嫩豕，何足比肩？」又說：「論蔬食之美者，曰清，曰潔，曰芳馥，曰鬆脆而已矣。」李笠翁概括的「蔬食四美」，竹筍都具備了，所以吃筍歷來為人們所嗜。晚唐詩人李商隱有詩云：「嫩籜香苞初出林，於陵論價重如金。」於陵（今山東鄒平縣東南）一帶竹子稀少，因此，嫩筍尤其珍貴。北宋的蘇東坡，初到黃州就吟詩「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笋香。」後來更有傳誦一時的「無竹令人俗，無肉令人瘦。若要不俗也不瘦，餐餐筍煮肉。」東坡還是吃筍專家，他不排斥苦筍，有詩為證：「久拋松菊猶細事，苦筍江豚那思說？」南宋楊萬裡也有詩云：「可齋可增最可愛，饒齒欲飲冰雪聲。」白居易的《食筍詩》則說：「此處乃竹鄉，春筍滿山谷。山夫採撷把，把來早市賣。」這首詩反映了山民不僅挖筍食用，而且還把筍作為商品來交換其他物品。

筍，一年四季都可採食。尤其是春筍，細嫩清脆，鮮美可口，煎炒燉煨，無不佳妙。春天吃筍塊炒枸杞、筍尖燒豆腐，油燻筍更非春筍不可。燒「醃篤鮮」也以春筍為佳，上海的本幫飯店，一鍋「醃篤鮮」上桌，滿堂喝彩。所謂「醃篤

鮮」，即用鮮豬肉、鹹豬肉各等量（都是不瘦不肥的五花肉）和毛筍燒成砂鍋，真是味美可口，其鮮無比。如堂老人在他的《談吃小錄》裡說：「毛筍切成大塊，用鹽或醬油煮熟，吃時有一種新鮮甜美的味道。這是山人田夫所能享受之美味，不是口厭芻豢的人所能瞭解的。」其實鹹菜燒毛筍也不差，但鹹菜一定要黃亮鮮嫩，燒時不必放鹽便鹹淡適中，是下飯妙品。浙江寧波人喜歡吃鹹菜筍，把粗壯如家的毛筍買回來，切成大塊，用鹽炒熟，曬二三天，去其水氣，然後藏入瓦器，食用時取幾塊切絲，拌以香麻油，以佐泡飯或粥，真是極佳菜餚。

到了夏天，鮮嫩爽口的筍湯便應令而至，筍鞭豆瓣湯、筍鞭冬瓜湯、筍鞭菇湯都清鮮可口。冬天則有冬筍上市，冬筍質地細密，其味蔬食中最美。在飯店裡，「炒二冬」（冬筍冬菇）、「蝦子燒冬筍」、「火腿煨冬筍」，都是名菜、冬筍與其他葷類搭配，有畫龍點睛之妙。竹筍一時吃不完，可以製作筍乾，慢慢地吃上一年。以前浙東農村，過年有吃筍乾燒肉的習慣，筍乾又叫絲筍，煙燻過的叫「焙筍」，硬如柴引，要用淘米漿水浸軟，切成細絲，和五花肉燒，一燒就是一砂鍋，可以吃過正月半。以前一到過年，還專門有切絲筍的人，走街穿巷叫喊切筍，肩荷一條小凳，是年關將近的一道市井風景線。

關於吃筍，從前還有個笑話。有一個北方商人到南方做生意，南方的朋友請他吃飯，一桌菜裡有時鮮的竹筍，北人覺得妙不可言，忙問什麼東西。南人回答是筍，北人不解。南人嫌他煩，就隨手指指窗外一片竹林，告訴他就是這個東西。北人回家後就把家裡的竹榻劈了，可是他老婆煮了半天，竹子還是硬梆梆的。北人生氣地說，人家都說南方人要欺侮北方人，果不其然。這故事是不是《笑府》或《笑林廣記》所載，卻記不起來了。

# 詩中聞鳥啼

「幾處早鶯爭暖樹，誰家新燕啄春泥」（白居易）、「孔雀行穿鸚鵡樹，錦鶯飛啄杜鵑花」（楊慎）。鳥兒把美麗賜予大自然，使大自然增添了無限的生機。誰不愛鳥兒，誰不為鳥兒吟唱？古往今來，多少文人墨客為此寫下了大量詠鳥詩篇。

於是，那千姿百態、五彩繽紛的鳥兒，不時盤旋於詩人筆端，成為爭相吟詠的題材。如天鵝古稱「鵠」，詩人阮籍的「鴻鵠相隨飛，飛飛適荒裔。雙翻凌長空，須臾萬裡逝。」讚美了它遠舉高飛、無所畏懼的品格。孔雀美麗可愛，韓愈詠孔雀詩道：「翠角高獨聳，金華煥相差。」丹頂鶴體態優美，鳴聲嘹亮，早在《詩經》中就有「鶴鳴九皋，聲聞於天」的記載。鸛養自古被喻為愛情鳥，唐吳融在《鶯鶯》詩中寫道：「翠翹紅頸覆金衣，灘上雙雙去又歸。長短死生無兩處，可憐黃鸝愛分飛。」鸚鵡性慧情通，唐代劉禹錫《和東天鸚鵡》詩云：「養來鸚鵡嘴初紅，宜在朱樓繡戶中。頻學喚人緣性慧，偏能識主為情通。」紅腹錦雞為山地留鳥，宋文同的《錦雞》詩：「高原濯濯弄春暉，金碧冠纓繪綵衣。石溜瀉煙晴自照，巖枝橫月夜相依。」將錦雞的風采描寫得極為傳神。李白視錦雞為吉祥鳥，他在流放夜郎時，有詩曰：「我愁迷謫夜郎去，何日錦雞放都還」。燕子活潑可愛，不嫌貧富，劉禹錫寫道：「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詩人筆下的鳥兒真是舉不勝舉，歌詠不絕。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鳥兒是大自然的歌唱家，能給人一種聲情交融、動靜和諧的意趣。難怪詩人們不惜在鳥啼上花費筆墨，盡情傾訴。宋梅堯臣的《黃鸝》詩：「最好聲音最好聽，似調歌古更叮嚀；高枝拋過低枝立，金羽修眉黑染翎。」把黃鸝鳥動聽的鳴叫，描寫得傳神之極。鸛鳴鳥不僅善於模仿其他鳥類的叫聲，還善於學人語，唐代白居易對此讚不絕口：「耳聽心慧舌端巧，鳥語人言無不通」。

杜甫的「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杜牧的「千裡鶯啼綠映紅，山村水廓酒旗風」、王維的「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李德裕的「春鳴鳴野樹，細雨入池塘」、韋應物的「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宋

# 蘇堤六橋行

走進西湖勝境。便見白堤、蘇堤。白堤橫，蘇堤縱，宛如兩條色彩斑斕的綵帶，飄逸而去，迤邐而來，○連起千古風流的湖光山色。

中國作協杭州創作之家的老葉指著白堤告訴大家一個歷史的誤會。人們都習慣地認為，蘇堤，乃蘇東坡任杭州太守時所築之堤；白堤，想當然也就是白居易做杭州刺史時修築。其實不然，唐長慶二年，杭州大旱，大片農田無水灌溉，時任刺史的白居易主持修築了一條從錢塘江門外向東北延伸到武林門一帶的湖堤，人稱白公堤。可惜此堤早年即已毀廢，如今祇剩下聖塘路口石函橋亭一個遺址。眼前這條白堤，原叫白沙堤，唐代以前就有，是西湖最古老的一座堤。據說西湖剛成形之初，這祇是為攔截錢塘江潮而築的一條攔江大壩。到了明朝，重新墊石鋪沙，廣植桃柳，方成了現在白堤的真正前身。後來人們為紀念白居易，才將此堤稱為白堤。堤以人名，人以堤傳，反映了人民對白居易的讚頌和懷念，是歷史將詩人與湖山連在了一起。

而蘇堤，則真正是北宋大詩人蘇東坡留給西湖的一份寶貴財富。就像他寫給西湖的千古絕唱一樣受用不盡。它南起南屏山麓，北至棲霞嶺下，全長二點八公裡，兩端山色聳翠，東西湖景迷人，堤上六橋起伏，楊柳夾岸，桃花錯落，好似飄動在秀麗湖山之中的一幅畫。我們在詩和畫中漫步。長堤，對激；湖光而言，是造景要素。它不僅分隔了湖面，增加了空間的層次和變化，又有賞景功能，將遊人直接引入碧波盪漾的湖面，人們在沿堤傍湖緩步進行中，能一個接一個，一組接一組地盡情領略步移景換的興味。

蘇堤上來往遊人如織，老葉讓我們在第一座映波橋下逗留，他繼續給大家講說關於六橋的故事。蘇東坡曾兩度出任杭州地方官。蘇堤是他第二次擔任杭州太守時修築，

時年五十二歲。據記載，蘇東坡第一次到杭州當地官方時，即被西湖山水迷住了，當即寫下「濃淡抹總相宜」的絕妙詩句。誰料過了十五年，他再來杭州，竟發現如畫的西湖因長久不治，湖泥淤塞，葑草蕪蕪，已佔湖面一半。蘇東坡見狀十分痛心，「若再不整治，更二十年無西湖矣！」於是他一邊申奏朝廷，親手寫了《乞開杭州西湖狀》、《申三省起清開湖六條狀》和《奏戶部拘政度牒狀》等，一邊發起募捐，動員民衆，剷除雜草，掏挖淤泥，共同來疏浚西湖，終於築成長堤。原先南邊到北邊要沿湖走三十多裡，「環湖往來，終日不達」，有了長堤，南北溝通，方便極了。

有個民間傳說，老葉說，蘇東坡決定疏浚西湖後，有一事犯了難，疏浚出來的葑草湖泥何處堆放？若堆在湖的兩岸，會阻塞道路，影響行人；若挑運遠處，則費工費時，耽誤疏浚。他於是帶上隨從實地察看，先騎馬到北山棲霞嶺，又轉到南屏淨慈寺，突然聽柳林深處傳來歌聲：「南山女，北山男，隔岸相望訴情難。天上鵲橋何時落？沿湖要走二十三」，這不明明希望在湖上築一條長堤，成全南山北山的好姻緣。他高興地笑起來。這樣既可解決湖上葑泥堆放，又方便了南北兩岸溝通，從夏到秋，終於在湖上築好了七段長堤，段與段之間留了六處水道，據說，由於當時銀錢不足，未能造橋，一個樵夫想出了主意，砍一批樹木拼成木板，造了六頂吊橋。現在的六座石橋是後來造的。後人為紀念蘇東坡浚湖築堤的政績，就將這條南北長堤稱為蘇公堤，通稱蘇堤。長堤築成後蘇東坡乘興作了一首詩：「六橋橫絕天漢上，山北始與南山通；忽驚二十五萬丈，老葑窮捲蒼煙空。」

漫步蘇堤，無論春夏秋冬。還是晨昏雨雪，都能顯示其不同的豐美姿姿吸引遊人。高得揚《六橋煙柳》詩云：「畫橋六曲繞湖頭，最愛晴煙柳上浮。淺水籠寒橫曉霧，微風熏暖弄輕柔。金梭隱隱聞黃鳥，錦纜紛紛出彩舟。遍倚赤欄頻注目，為憐張緒舊風流。」

我們一座一座欣賞勝似畫圖的六橋姿影。第一座名「映波橋」，此處垂楊帶雨，雲煙搖漾，與近旁的花港公園相鄰。第二座名「鎖瀾橋」，這兒向外西湖眺望，近處綠島三潭，倩影清清，遠處保俶寶塔，輕紗遮面。第三座名「望山橋」，此橋乃蘇堤六橋中最引人神往。歷史上此橋是遊船或陸行到西湖遊覽的必到之處。從這裡看蔥鬱疊翠的山色，意境深遠，西湖十景之一的「雙峰插雲」，祇有在此處才能真正領略它的風姿。

第四座名「壓堤橋」，橋旁花木扶疏，橋下水清自流，係舊時西湖又一「情人橋」。第五座名「東浦橋」，是湖上看日出的好地方，紅日冉冉升起時，湖中金蛇狂舞，給人一種蓬朧向上的情懷。第六座橋名「跨虹橋」，夏日雨後，▽立橋上，常可見一道彩虹從湛藍天空垂掛到橋面，天上水上，相映成趣。有詩云：「繡堤如帶畫長虹，一字橫樑九曲通。」

記得二十多年前我到杭州，也曾遊過蘇堤六橋。那時恰值西伯利亞寒流侵襲仲冬的江南。因買好票次日還要南下，朋友們便陪同我頂著凜冽寒風遊西湖。湖水嘩啦啦嘩啦啦拚命往岸上爬，樹枝在寒風裡刺刺地響叫，已顧不得欣賞寒流肆虐時的西湖景致，也記不清六橋名稱和它們的模樣了，我們上橋下橋，匆匆急走，蘇堤上不見一個人影。朋友說，原來蘇堤上處處都是雙雙對對的戀人，現在空空蕩蕩都不見了。突然，朋友招呼我，看跨虹橋下……。我也看到了，橋洞裡果然有一對熱戀的年輕人。回賓館的路上，竟不覺覺得寒冷了。當夜，我寫了一首詩：《仲冬，蘇堤漫步》：

猛浪的風，剖面，吹斜了柳絲枯黃，／湖面傾斜，／岸邊的長椅，不見／絡繹的遊人雙雙。／映波橋映破了橋的側影，／鎖瀾橋鎖不住浪的顛狂，／望山橋望斷了山色淒迷，／壓堤橋壓不住堤的動盪，／走過東浦橋、跨虹橋，／找不見一片溫暖的艷陽。／也許，我來得不是時候，／不，我不悔來遲，／勃動興致，並未被災流挫傷，／雖未得飽覽西湖春色，／卻終於見一對戀人倚傍。／美，何必一定要依附著春，／情滿西寒，那怕冬的空蕩……

美國暢銷書作家麥爾康姆·格萊德威爾再次出擊，借鑒最新的神經醫學、心理學研究成果，引用政治、經濟、歷史、文化各方面發人深省的事件，以他獨特的幽默流暢的文風寫出了又一本深入淺出的經典之作：《一眨眼：瞬間判斷的威力》。

本書涉及的領域一如既往地廣大。作者討論的既包括瞬間判斷成功的神奇案例：僅需觀察任何夫妻交流幾分鐘就能判斷他們的婚姻能否持久的心理學家，僅看人的面部表情就能「猜透心思」的科學家，一眼望去就能識別別的古董專家，也有因為誤信第一印象而敗走麥城的例子：人民選舉了美國歷史上最糟糕的總統之一沃倫哈定、可口可樂公司研發「新可樂」上市、警察作出錯誤決定槍殺無辜路人等。讀來無一不是妙趣橫生，引人入勝。

那麼格萊德威爾探討的這種「瞬間判斷」究竟源自何方，是否可信呢？據作者說，人腦就像一個超級電腦，可以整合各種微妙的線索在兩秒之內作出判斷，甚至有時我們自己都沒意識到、也解釋不清那些直覺從何而來，他為這種現象量身定製了一個新詞：「切片」。格萊德威爾引用神經醫學的研究說明，如果並非經過專門訓練的專家，我們在絕大多數情況下無法準確、清晰地說明自己某種感覺背後的道理。

驚鴻一瞥有時之所以比長時間的思考斟酌更可靠，是因為前者開發啟動了我們的潛意識，而後者則可能越幫越忙，用多餘、無謂的躊躇推測之前正確的直覺印象。

可是，「第一印象」也會產生誤導，帶來不良後果，因為我們經常受環境中的微妙因



# 漢代圓雕玉鳥杖首

筆者對高古玉鳥，不論任何種類，可說情有獨鍾。自新石器時代紅山文化、良渚文化至西漢、東漢，甚至稍後的魏晉南北朝和遼、金，皆有一些珍罕的「土古」或「傳世品」玉鳥留存至今。它們古拙可愛，早期的板狀體，以及兩漢的圓雕立體玉鳥，各具特色。例如附圖為漢代雕琢的「玉鳥」飾，帶天然鐵鏽沁；鳥體彎弧富曲線美，刻有頸飾；羽毛多利用陰刻線或隱起手法顯現，眼周也屬陰刻輪廓，琢技精絕。

兩漢玉鳥時興圓雕，頭型多數如同接棗，軀體圓渾；尾部多由細長平行羽毛組成。迄今所見，以玉鷹、玉

鵠和玉鳩為主；玉鳳則多為凸雕或浮雕板狀體，尚未發現圓雕作品；其中有些玉鳳屬透雕，十分精美。其實如附圖的「玉鳥」飾，從形制看，其下方應銜接或鑲在杖杖頂上，原本並非放棄桌上的陳設品；而且應為鳩，而非鵠（形相似）。這種鳥形玉杖首，遠於新石器時代紅山文化已出現；器中尖鏢的圓孔很大，估計乃要來套進柄形器上，可能屬原始的鑲嵌器。漢代琢的玉鳩杖首，據說是用來敬老，源自古時用鳩來饋贈七十歲以上老人家。也有傳說謂有幾隻斑鳩，曾救了險被項羽殺掉的漢高祖劉邦，故後來以鳩杖首作紀念。